

数万患者涌入广西长寿乡求延寿

“候鸟人”的“巴马疗法”：有人喝尿学狗爬治疗

与现任美国总统一字之差的“巴马”，是个地名，藏在广西如黛群山中，瑶族自治县，国家级贫困县，世界第五大长寿乡，每10万人中拥有30.98位百岁老人。当地人几乎无肿瘤，多数老人无疾而终。近年来，许多在医学上已被宣判死期的肿瘤患者，朝圣般地集聚于巴马盘阳河畔的坡月、平安、长寿等村并长住下来。另有一些来此养生之群体，他们被统称为“候鸟人”。



“候鸟人”的“巴马疗法”

鸡鸣声，开始了“候鸟人”以水为轴心的一天生活。“候鸟人”大多会去坡月村百魔屯的百魔洞打水，一天两次，雷打不动。他们像赶集般，提着，或用拖车拖着空瓶子，赤脚，踩着拖鞋，下到百魔洞口那棵老榕树下，接住那一泓清泉。沿街小摊贩卖空矿泉水瓶，小的5元，大的20元，这是巴马奇景。也只有在这里的“候鸟人”，嗜水如命。

关于这水，人们口口相传，俨然一位位化学家。他们说，盘阳河发源于凤山县，流经巴马前，有5段潜伏于地下溶洞的暗河，经过“五入地下”又“五出青山”的撞击，河水成为小分子团水，普遍含锰、锌、硒等微量元素，PH值偏碱性，

六成留下四成相继离开

人类求生的努力在此极致呈现。但巴马是不是那根“稻草”？

这里的病人中，不乏腰缠万贯者，辗转欧美遍寻世界名医和顶尖技术无果，体内脏器因癌细胞蔓延几被掏空，最后来此，死马当活马医。

记者向多位久居2年以上的“候鸟人”证实，许多人初来乍到，会谎称自己糖尿病、高血压，其实，这里肿瘤患者比例在70%以上。

住久了以后，许多人走在路上会互相微笑，主动问候。第一句问，哪里人？接着就问，什么病？

奇迹当然有，尤其糖尿病和高血压。饱受糖尿病折磨近20年的上海人

养生产业开始风生水起

今年，各地来的人更汹涌了。仅在坡月村百魔屯，当地农户近60户约200人，但候鸟人数量是原住民的几十倍。据了解，涌入当地的患者多达数万人。

7月24日下午，记者在百魔洞前与吸氧者聊天，平均每5分钟，便有一辆渣土车经过，扬起泥土与灰尘。几十幢养生公寓，正以最快速度崛起。

广西民政厅所建的巴马养老服务中心，是百魔屯第一幢高楼。该中心主任董跃武犹记2009年，当时中心刚建设完毕，汽车从坡月村一路开来，只见到中心2幢别墅和一幢7层高楼突兀地矗立着，显得与周边的农耕文明格格不入。

“包治百病”。

这些打水者许多“不差钱”，但再有钱，也要有命去享受。

他们为“神水”折腰并寄予厚望，兴高采烈地生饮，不惜在最初一周拉肚子，还宽慰自己说是“排毒”。

除了打水，“候鸟人”另一项重要功课是到百魔洞吸氧。这个季节，多是在下午4点，睡完午觉的“候鸟人”搬着凳子，陆续来到百魔洞前，沿道路两旁依次排开，聊天、打坐、练功、搓麻、吼两嗓子，或者发呆。

百魔洞，这座雄伟壮观的石灰岩溶洞，犹如一个庞大的空调，源源不断地将夹杂着巨量负氧离子的冷风吹送。

何东子，2009年花了8万元，在此买下了一间40平方米房间的20年使用权，连续两个春节，都在巴马度过。他告诉记者，来这里的糖尿病人，一般住满半年以上就无需再打胰岛素，“像我这种居住4年以上，从每天打40多个单位降到12个单位的，属于最失败的。”

不过，一旦离开巴马就面临反弹危险，因此何东子总跟人建议尽量住久些，住得越短，反弹越快。

癌症患者中也不时传来好消息。被医生断定进入3个月生命倒计时的人，活过一年的比比皆是。

“候鸟人”公益组织“蓝色纽带”的核心人物崔学东，被切除了40%的肝，

而今，百魔屯约60户农户的宅基地，几被外来民间投资瓜分殆尽。那些商人与农户商定：“在你的宅基地上建养生公寓，建成后其中的一层供你居住，其余层面由我们来经营30年。30年后，整栋楼归你。”农户不掏一文，30年后自己的孙子能含着整栋楼的金钥匙出生，如此买卖，谁能抗拒？

于是，百魔屯几乎家家户户都被外来投资者或国际财团注入资金，养生公寓到处耸立，电梯房的密度绝不亚于繁华的大城市。

商人们两条腿走路。一边，叫卖着8万~9万元的养生公寓20年使用权，一边，推出500元~2000元不等的月租

许多人热衷在洞内磁疗，一躺就是几小时。而原住民很少在那口泉眼打水。百魔洞，以前也只是瑶族乡亲们回家的通道而已。

不是巴马人的“候鸟人”，还发明了“巴马疗法”。

匪夷所思的方法也被衍生出来。有人戴着手套，光着脚，在山坡上如狗般爬行，认为爬行中让内脏悬空，彼此抚摸，还能从地气中汲取能量；有人找一棵倒下的树，每天练走独木桥，相信意念的集中可驱除病魔；有一对夫妇，妻子罹患卵巢癌，因为在巴马的癌友中听说有人喝尿治疗，丈夫为说服妻子尝试，不惜自己当场喝尿……

他腹部有条长20余厘米的斜刀疤。这位健壮的眼镜男，得的是肝癌里的“恶中之恶”——胆管细胞癌，医学教科书上没有活过5年的案例，而他迄今已“活”了2年半。

失败案例也有。卵巢癌患者马姐告诉记者，她熟识的一位姑娘，乳腺癌8年，到巴马每天爬山7~8次，体重从150斤减至120斤，“或许是急于求成，就在这里复发了。”

崔学东做过一项粗略统计，来这里的患者，10人中平均有6人留下来，他坦言：“你看到的都是留下来的，都是正面、积极的案例，但实际上无效离开的绝对人数也不小。”

有些“裸房”，月租起价500元~700元，但家具需租客自行添置。若需公寓提供电冰箱，加价50元；若需洗衣机，再加价50元……绝大多数公寓的月租不包括电费，电费1元1度。

可为了汽车出入方便，公寓大门口都筑起了水泥，把用来排水的明沟给堵上了。

公寓之间的间隔也越来越紧，有人发出无奈：“过去可以握手，现在可以接吻。”

在此定居的上海人何东子亦感慨，2009年他刚来时，百魔洞是免费的。如今外来投资者承包了百魔洞经营权，进洞单次收费70元，月卡300元，还要分单、双日进入……

研究重点转向“巴马心态”

商人们精细算计着投入、回报、毛利、净利，巴马人却淡然依旧。

在坡月村，原住民的身价即便一夜陡增，仍然沿着着淳朴的思维，生活一如以往。对此，上海人林克用很有体会。上个月，他从坡月村赶集回来，搭了当地人一辆助动三轮车。看车夫辛苦，他塞给对方5元钱说“不用找了”，对方却坚持收费2元，硬退了3元。

“候鸟人”还发现，当有了更多可选择的食物后，当地人依然粗茶淡饭，一把野菜加入白开水，即成一碗汤。好像印证着不知哪里的一句谚语：你吃的东西里，只有四分之一用来维持生命，另外四分之三用来养活商人和医生。于是，许多人将研究重点，从无以考证的“巴马疗法”，转向实实在在的“巴马心态”上。

2010年，巴马大旱，半小时路程外的长寿村村村民只能天天到百魔屯来打水。跟村民们混熟了，何东子便受邀到长寿村民拜访百岁老人。他大吃一惊，长寿秘诀居然就是生活简单，没有奢望。一直以来，因为山多，当地可种植水稻的田很少，悬崖上巴掌大一块地方都被利用起来种苞谷（玉米）；因为大米不够，只能掺玉米烧粥，一天3顿，顿顿玉米粥；因为买不起豆油，就用一种叫“火麻”的植物来替代；他们长期素食，一年到头，才杀一头猪。

为生计，许多五六十岁的老人，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常会像一只老猴般，攀援在悬崖绝壁，背篓里装满了猪草或苞谷。

高管放下欲望过清淡生活

活着，是唯一目的。“候鸟人”决心效仿。“若非跟癌症不期而遇，谁愿意尝试巴马这样清淡的生活？”国内保险业巨头西南公司高管、60岁的卵巢癌患者马姐这样说。

马姐是在去年2月因肚子胀气而就诊的，一查，肚内全是腹水。随后手术，腹腔打开，肿瘤与周围血管粘连严重，医生随即就把肚子给缝上了。然后再经6次化疗，肿瘤缩小，终于有了手术指征。她在上海肿瘤医院再行手术，病理显示为恶性程度很高的低分化腺癌。化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将自身免疫力摧残到底，一度，她血常规中多项指标已检验不出。当她完成主流治疗，3个月后复查，肿瘤非但没被控制，反而转移至脾脏和部分淋巴。与这个噩耗同时而来的，是她的病友信誓旦旦最后一次化疗后，永远地走了。受此刺激，马姐暂停了化疗。

她哥哥的一位朋友，肝癌晚期，医生断言活不过2个月，他在巴马居住下来，迄今一年半，肿瘤无扩大。于是马姐也来到巴马，放手一试。半年来，山中岁月静好，她悟出：“癌细胞并非来要你的命，而是让你放下欲望。”

现在，她尝试回归，喜欢别人叫她“马姐”而非“马总”。她把注意力集中在准点打水、准点爬山上，在日历上标注好每天的集市，今天坡月村集，明天巴马县集，后天甲篆乡集，3天一循环。这些事情有个共同特点，需要毅力，但无需动脑，更无关城府、心机。

她还把时间牺牲在与一草一木的对话中，或在半山腰无人处，常常忽然对自己叫出来——“你真棒！”

如今，化疗掉光的头发已渐渐长出，她浑身感觉从未有过的充沛能量。尽量不去想复查那回事，她说：“自我感觉就是检查指标，没人会比自己更了解自己。” 综合《解放日报》